

冬至来客

□王阿丽

俗话说:“冬至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但冬至留在我脑海深处的,却是一碗荷包蛋。

在那个凭票证购买商品的岁月,鸡蛋无异于山珍海味。我家也不例外,时任民办教师的母亲每年都要养一些鸡崽,贴补家用。一个月中母亲能让我们用鸡蛋开一次洋荤,已经是很“奢侈”的事了。那时我们最盼望的是家中来客。因为,按我们当地的风俗,家中有亲朋好友到访时,都以荷包蛋盛情相待,客人出于礼貌,往往不会将蛋全部吃完,等客人走后,我们便可以沾一下光啦!

一年冬至,家里来了一位客人。那天外面飘着鹅毛大雪,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男子敲开了我家大门,他衣着破旧,脚着一双翻毛鞋,几乎被雪花染白了。母亲并不知来者是谁,但善良的母亲看到来者冻得直搓手,还是请他到屋里入座,并为他泡上一杯热茶。

当得知他是我大哥同学的父亲时,母亲更是以贵宾礼仪相待。她从蛋筐里所剩无几的鸡蛋中取出4枚,快速来到锅灶前,生火烧水。很快,荷包蛋做好了,母亲将蛋盛入大碗,再放上红糖,端至客人面前。

客人边吃边向母亲说明此行的来意:“前几天,我去省城出差,顺便去学校看望儿子,正好遇到了你的儿子,他听说我下个月还会去学校,就让我来你家帮他捎带些伙食费和零用钱,这样可以省下汇款费。”客人讲这话时,眼神试探般投向母亲。

母亲心猛然一紧,远方儿子的需求永远是娘的牵挂!她连忙追问:“我儿子在那还好吧?”

“嗯,您儿子挺好的,您就放心吧!”

“真是太感谢您了!可我现在钱不凑手,要等到月底发工资时才有。要不,您留个地址,到时我给您送去!”

“您教书平时也没有空,到月底时我来取吧!”

见客人大雪天来为孩子捎话,母亲对客人表示感激的唯一方法,就是劝说他吃下荷包蛋:“您将我儿子托的话放在心上,大老远顶着风雪,太感谢了!今天是冬至,‘冬至大如年’,图个吉利,您一定要将这鸡蛋全吃了!”

母亲的真诚让客人放下了极力掩饰的矜持,吃光了一碗荷包蛋。

那个月底,母亲准备好了给大哥的伙食费和零花钱,但没有等来儿子同学的父亲。

寒假时,大哥回家度假,母亲问及此事,大哥说:“从来没有的事啊!”母亲叹了口气:“原来他是个骗子啊!可他看上去不像啊。唉!可惜了!”母亲为这位走上歧途的中年人惋惜,而我和二哥还为那碗荷包蛋惋惜呢!

十年后,凭票证购买商品的岁月已经过去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。那年冬至的清晨,母亲打开院门,发现门口放着一篮子鸡蛋。母亲疑惑地提起篮子,见里面夹着一张纸条:“大姐,您十年前的鸡蛋和祝福,将因一时困顿误入歧途的我引入正道。现在我成了养鸡专业户,我知道再多的鸡蛋也抵不了大姐的情深恩重!”母亲兴奋地将熟睡的我们唤醒:“快起床,今天为你们做荷包蛋!”我看到,有泪花在母亲眼中闪烁。

生命中会遇到很多匆匆过客,但偶然的相遇,也许会改变人的一生,也许会让人惦念一辈子,正如这冬至里的鸡蛋,温情而暖心。

本版绘图 吴雨欣

冬至吃饺子

□沈益亮

又到了冬至,一年中最冷的时候。

随手摸一摸自己冻红的耳朵,“冬至不吃饺子,要冻掉耳朵”的俗语便又被回想起来,并勾起了我对儿时冬至吃饺子的记忆。“冬至大如年”,我家有冬至吃饺子的习俗。这习俗从我记事起便从未改变。

冬至的这一天,父亲一大早就去离家七八里的公社食品站买肉,早饭后父母就忙碌起来了,系上围裙,洗净双手,母亲开始和面,父亲叮叮当地剁肉馅,那声音急促而富有韵律。肉馅剁碎了,盛到盆里,红肉和白肉混合在一起,那颜色也是特别招人喜欢。放上豆油、酱油、葱花、味精、盐,用筷子搅拌均匀,色香味俱全,直往鼻孔里钻,真是馋得不行。父亲的饺子格言是:饺子好吃不好吃,全看搅馅的功力。可见在父亲眼中,搅馅是包饺子的重头戏。

只见父亲手里拿着一双筷子,顺时针沿着一个方向开始搅馅,一圈又一圈,比飞奔的车轱辘转得还要快,看得我眼花缭乱,好像无数个圆圈叠加在一起,组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网。这时盆里已分不出哪些是菜,哪些是肉,它们混在一起,像亲密无间的朋友,彼此间无意识地渗透与融入,吸附与粘合,形成一体。此时,那禁不住诱惑的味蕾像少年一样——早已心旌荡漾。

接下来,母亲用擀面锤擀饺子皮,只见她先把面切成纽扣大小的圆片,然后擀成饺子皮,父亲开始包饺子,用小勺舀适量的馅到饺子皮上,手指翻飞,很快一个可爱的小饺子出现在我的眼前。他俩动作娴熟,配合默契,俨然一对做饺子生意的老手。我觉得包饺子有趣,也想加入到包饺子的行列,吵着要学。起初母亲不肯,担心我糟蹋食材。父亲却说:“没关系,让孩子试试吧,这也是当家的手艺!”于是母亲拿一张饺子皮,揪一小团面让我练习,说:“把面团当馅儿,包在饺子皮里。等你学会了,再包真馅儿。”

我不开心地接过来,学着父亲的样子,将饺子皮在一只手掌上摊开,把“馅儿”放置在饺子皮中心,再将饺子皮对折包住“馅儿”,用手使劲儿将边缘捏紧,一个成品饺子就大功告成了。小心翼翼将饺子放在簸箕里,我得意地炫耀:“怎么样?不错吧!”母亲笑了,让我再仔细瞧瞧。我回头仔细一看,傻了眼:这个饺子像得了软骨病,没精打采瘫在簸箕上,而父亲包的饺子个个精神抖擞地立着。

我抱着不服输的心理,用心观察父亲包饺子的手法。不一会儿,我终于掌握了相关技巧,许多漂亮的饺子也在我手中诞生了,它们一个个带着匀称的褶,像金元宝,像小耳朵,整齐地排列在簸箕里。

饺子包好了,母亲把饺子放进锅里,我们小姐弟四人一个个乖乖地、有序地围坐在饭桌前,等着胖嘟嘟的饺子“涅槃重生”之后,与之“亲密接触”。过了一会,饺子的香味就弥漫在整个屋子里,闻得我都快流口水了。打开锅盖一看,哟!一个个饱满的饺子浮在汤面上,多像一叶叶小舟啊。母亲盛满一大盘端到桌上,淋上麻油,让大家趁热吃。我们顾不上烫嘴,夹起水饺,用嘴吹着,一咬,那鲜香、绵软之感,既爽口,又润喉,更暖胃、悦心,好吃极了。满室弥漫着饺子的芳香和幸福的味道。母亲用慈爱的目光看着我们,也不忘记教育我们:“好好读书吧,将来考上大学,能吃上猪肉水饺。”父亲把一瓶散装白酒拿出来,倒了满满一杯,抿一口酒吃一个饺子,自信十足地连声说道:“饺子就酒,越喝越有”。虽然那时候条件不好,饺子也是菜多肉少,但我感觉那饺子格外香。

时光飞逝,光阴似水。那个年代物资匮乏,难得吃白面(过去,人们除了过年过节能吃上一顿白面饺子外,平素里多半都是吃什么荞麦面、高粱面或带麸皮做的黑面饺子),偶尔吃上一顿饺子的感觉非同寻常。那香味仿佛从内往外溢,以至于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无尽的香味。儿时的梦想就是能美美吃一顿猪肉葱花馅的饺子,一咬一个肉疙瘩,一咬直冒油,就知足了。现如今生活水准提高了,梦想早已变成现实,只要你想吃,天天都能吃上纯肉馅饺子。但是不知怎的,总吃不出儿时冬至饺子的味道……

如今的饺子已经是很平常的食品了,虽然这些年我到过很多地方,也吃了很多各地特色的饺子,但最让我怀念的,还是儿时冬至的饺子。那是深深地刻在我心里的味道;那是家的味道,那是妈妈的味道。

拥抱冬至

□刘大礼

冬至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二个。和清明一样,它兼具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,不仅是一个节气,还是中国传统的节日。

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,我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冬至节气,它也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来的一个,交节于每年农历的12月22日或前后一天。现代天文科学测定,冬至日太阳直射南回归线,阳光对北半球最倾斜,这天北半球白天最短,黑夜最长,这天之后,太阳又逐渐北移。过了冬至,白天会一天天变长起来。

古人对冬至的解释是:“阴极之至,阳气始生,日南至,日短之至,日影长之至,故曰冬至。”这种源远流长的说法,准确揭示了时节运转的规律,同时彰显出古老的中国智慧,也蕴含着朴素的哲学之光。

“日短之至,日影长之至”,是说冬至这一天,昼最短而夜最长。然而,过了这天以后,白天会一天比一天见长,夜晚一天比一天显短。这就叫物极必反。是啊,任何事物达到极端,也正是转机出现的时候。透过冬至,我们更应当深信:至短则长,至长则短;再长的夜终有极值,再短的昼也会有限;黑暗的日子总有尽头,光明的未来美好可期!

二十四节气周而复始,冬至排名倒数第三。冬至伴随着季节的转换,也伴随着岁月的流转。早在汉代,我国就以冬至为“冬节”,称为“贺冬”。《汉书》说:“冬至阳气起,君道长,故贺。”意思是说,人们认为过了冬至,阳气回升,是一个节气循环的开始,是上天赐予的福气,是个应该庆贺的吉日。到唐、宋时期,冬至是祭天祀祖的大日子,皇帝要到郊外举行祭天大典,百姓要向父母尊长之灵祭拜。所以,自古就有“冬至大如年”的说法,甚至在周代,冬至日还曾是元旦。

冬至过后,华夏大地普遍进入一年中最寒冷的阶段,也就是人们常说的“数九”。我国民间素有“冷在三九”的说法。然而,“阴极之至,阳气始生”,至寒则暖。事实会再一次证明: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,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!最冷的冬天已经来临,明媚的春天也就不再遥远。

拥抱冬至,美好可期!

冬至 专版

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冬至。在这个特别的节气,我们特推专版,以飨读者。

——编者的话

